



忆雪

有所忆

◎张光明

窗外的天色，不知是因为雾霾的原因，还是隆冬之故，显得昏暗阴沉，伴着阴沉的北风，有一种大雪将临的味道。我不由得想起记忆中的几场雪来。

因为生长在鄞奉之交的山区里，因此冬天格外寒冷，儿时的记忆中总是天寒地冻的场景。有一次大雪整整下了四五天，人们已经从一开始的惊喜变成后来的忧虑，因为大雪封山，村口通往塘头街的泥路被冰雪所阻，大家都出不了山，甚至连串门也比较困难，晚上更是家家闭门。于是无论大人孩子都困在山沟沟里，男人们聚在火炉旁边吹牛聊天，比拼着甲打下来的一只野猪有多少大，乙捉来的一条蛇有几斤重之类的逸闻。稍有文雅一点的，就在这个文化贫瘠的年代里讲三国，这个讲周瑜用了哪一个计谋火烧赤壁，那个不服气地补充一段诸葛亮的一个锦囊妙计如何如何。女人们和孩子则喜欢坐火柜，火柜相当于北方的炕。一家老少，左邻右舍都聚在一起，把门关上，把火炭烧旺置于火柜中，然后盖上自家弹的四幅棉花被，虽然糙硬，但是结实，别有一种暖和。女人们或打打毛线，或剥剥瓜子，更有趣的是互相猜猜山里人家自编的谜语，比如“雪花飘，夜鹅叫，三个老大摇啊摇”（谜底：磨粉）等，如今回想，依然能够感受一种和煦的亲切。

第二场记忆中的雪是在我读初一的时候。礼拜五下了一场大雪，看着雪花大片大片毫无间断纷纷扬扬地从天井里飘洒下来，坐在教室里的我们，心早已飞到窗外驰骋操场、打雪仗去了。周六晚上放学之后，兴奋的小伙伴们整理好一周的行李踏上了15华里的回家山路。14岁的少年，正是争强好胜的时刻，自行车骑得一个比一个快，顺便还要嘲笑那些不敢在雪地上骑车的胆小的女同学。一开始，那种迎难而上、傲斗冰雪的感觉是极豪迈的。但是等到骑出村路，刚上山路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车前轮一滑，忙打刹车，自行车带着人就摔在冰路上。那一摔，真有点猝不及防，连同书本作业和一个礼拜的衣服剩行李都哗啦啦散散了架。当时年少轻狂，不知道没有积雪的山路在寒风下更容易结冰的道理，再加上天色向晚，山间更暗，心中焦虑，于是骑上自行车又开始狂蹬，而且专找没有雪的路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从沙孟海老家到童第周老家那一段3公里的山路，我足足摔了10多次，摔到后来，全身受伤，在冰天雪地、荒无人烟的孤独中，望着前面绵延不绝的山路，心里真的升起了一种恐惧和绝望。到后来，我也真的已经上不了车，只留下哭泣的份。所幸的是，在一个山头的转弯处，我看到前方有一个人打着手电慢慢地走过来，黑暗中的灯光由远及近，给我鼓舞、给我勇气。走到眼前了，居然是阿爹。原来，我这么晚还没有到家，阿姆在家坐立不安，让他沿着山路走下来找我，生怕我掉到山沟了。见到阿爹的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天地之间，唯有父母之爱，让人刻骨铭心。后来读《史记》看到太史公的“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”的感叹，真是感同身受。

另外一场雪则在我的脑海里留有一个忧伤的定格。大学时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，我一年四季坚持晨跑，而在一夜大雪之后晨跑，则更是一件心神愉悦的事情。头上星月犹在，脚下白雪如被，跑上去发出吱吱吱的声音，特别悦耳。尤其是跑在无人践踏过的雪地上，看着满眼的雪地只留下自己的脚印，则更有了一种不为人后、创造痕迹的快乐。但是有一次雪夜之后去跑步，发现白茫茫的操场上居然有了一串凌乱而新鲜的脚印，真是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。怀着惊奇之心赶上去，发现是一对年迈的夫妻，估计已经七八十岁，男的比较高，一手撑着一把伞，另一手搀扶着女的，慢慢地似跑似走又时走时歇。看到我跑近他们，冻僵的脸上抱以善意的微笑。于是随着一圈一圈经过，每一次我们都报以微笑。他们那艰难的姿势以及搀扶的身影深深地在我的脑海定格，年轻的我在当时的心里留下一个小小观点：年老时的搀扶，是一生中最美的背影。以后我每一次去跑步，都会有意识地在操场上寻找那背影，欣赏一种相濡以沫、慢慢变老的温情。我们之间保持着点头微笑的默契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我没有发现那背影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大约半个月过去了，高高的老者的背影终于又一次出现在操场上，只是，脚下已经没有了雪，身边已经没有了她，一片黑色的丧布和一根拐杖格外触目惊心。在又一次朝他微笑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了。“梧桐半死新霜后，白头鸳鸯失伴飞”，人生之哀，莫过于此，我不知道，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，老人家经历了多少的哀伤，而在他再一次来到跑道的时候，又是挣扎着聚起多少的勇气，或许，里面也包含着老伴的临终嘱托……

年岁渐增，琐事日繁，好像雪也越下越少，记忆也越来越不清晰。年年盼雪，年年雪过，似乎对雪的感觉也越来越淡。倒是在每每岁暮天寒的时候，或者读到“红泥小火炉，绿蚁新醅酒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的诗句的时候，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有雪的日子，以及发生在雪地中的人和事。

母亲的摇篮

◎孙常明

母亲养到第六个孩子时，还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摇篮，她说这是她人生的一大遗憾。当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，整夜整夜哭闹时，母亲又一次想到借这种老式的摇篮来安抚。说也奇怪，睡到老式摇篮里的孩子，伴随着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竟然安稳许多。孩子没睡在摇篮的时候，母亲也会端坐在摇篮旁边，仿佛端详稀世珍宝般，一会说，你看这竹篾劈得多齐整，一看就是老师傅出的活；一会说，这个摇篮用的还是老白藤，看来年份不少了，可惜底架和摇篮周边有虫蛀了……这个时候，她俨然是一个专家。

说起摇篮，我十岁的大儿子经常嘲笑她：“奶奶，这样的老古董，送给人家都不要，就你还当宝！”“你懂什么，你爸和你姑姑，还有你姑姑的两个孩子，还有你，哪个不是睡这样的摇篮长大的？如果这摇篮是自己的，将来就不用到处去借了！”“切！”儿子不屑地跑开，剩下母亲在那里长吁短叹。

母亲其实是拥有过一个摇篮的，那时我妹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养在我父母家，用的自然也是借来的摇篮。有一天，母亲突然兴奋地跑回家和父亲说：“快点拿钱，老毛家的摇篮要卖掉了！”老毛是村里的老篾匠，手艺之好远近闻名。这次，母亲罕见地一分没还价，花一百二十块钱买下了这

个摇篮。两个摇篮放在一起，母亲就和父亲议论开了，你看，这就是家作篾匠（自己做篾匠的人家）做的活，哪是买来的东西可比？再看看这暗红的竹篾，都是孩子的汗水浸润出来的……那几天，母亲逢人便说自己捡了宝，以至于父亲都看不下去了，劝母亲少炫耀。母亲说：“你怎么忘了当年阿秀（我妹妹）睡的那个摇篮被主人讨回去的事了，那时她才两个月，后来睡在垫稻草的竹篓里，哪一天睡安稳过？”想起当年的困顿，父亲也哑口无言了。

这个摇篮一直用到我大儿子蹒跚学步的时候，它也似乎完成了历史使命，静静地躺在老家二楼的北窗边。直到几年后，在城里帮我带孩子的母亲，回到老家时突然发现摇篮不见了，马上质问父亲。原来是毛篾匠家添了玄孙，又把摇篮赎回去了，为这事，母亲有好一段时间没理父亲。

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完全湮没旧时的痕迹，有时候，昏暗的灯光，有节奏的“嘎吱嘎吱”声，加上老人古老的催眠曲，真的让人有种时光穿越的感觉。虽然这种老式摇篮与现代家居格格不入，但其沉淀的故事似乎又历久弥新。或许若干年后，我们也会摇着这老旧的摇篮，给孙辈们讲些老掉牙的故事。

当得知现在借来的摇篮已经“孵”出两个重点大学生时，母亲又开始打这摇篮的主意了！

荷塘

经过冬日荷塘。
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荷塘。我站在寂寞的荷塘边，回想——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见新荷初生的嫩叶。见春水皱起的粼纹。
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是热情的夏荷，风华葳蕤如少年，引多少墨客骚人。
出淤泥而不染。花中君子。莲心高洁。藕断丝连……
只有李商隐说：留得枯荷听雨声。
眼前的荷塘，一池枯败，铅华卸尽。有长腿的水鸟，在水之湄伶仃顾盼。寒塘鹤影。
圆润之后，终是衰落？鸟儿不知何时离开，只有凌乱的水草。
冬日荷塘，用一支支删繁就简的残荷告诉我们：盛大的背后是卑微，所有的喧哗终将趋于寂静。

寻常

夕照奔流。
那个男人，骑一辆小三轮车，笃笃悠悠。
小小的车斗里，一把有靠背的小竹椅，一个眉目清秀的女人，怀抱一个布手袋，陶陶然坐着，微笑的眼睛，毫不回避路人投来讶异的目光。
这里是城区热闹的马路。车来车往。
见过男人走路的样子。左脚内翻得厉害，一步，一顿，一步，一顿，走得颇为费劲。可男人骑车动作却与常人无异。
女人安静地微笑，她一定喜欢就这样与丈夫背靠着背一起回家。
爱情不是奢侈品，不必纠结应该由谁来买单。宝马车里的女人固然令人艳羡，小竹椅上的爱情才是最寻常的幸福。

◎李蓓莉

梅香

蜡梅（注：毛茛目蜡梅科）原来不是梅花（注：蔷薇目蔷薇科）。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此物非梅类，因其与梅同时，香又相近，色似蜜蜡，故得此名。”
我还是把它叫作“梅”。蜡梅，在腊月开放，所以又叫腊梅。它的名字，有凝着冷香的质感。我也喜欢蜡梅的别称：干枝梅。其花开时，不著一叶，枝干皴皱依然，像用淡干墨侧笔勾勒而成的山水。
校园有数棵蜡梅。今年冬天温暖，阳光明媚，那几棵向阳的蜡梅，一直枯瘦，一直没有悠悠的清香。一日三看，细细找寻，才见枝上小小的花苞，很落寞，很委屈的样子，仿佛被谁耽误了花期。

声声叹息。

某日，抄近路去操场，穿过两幢高大的教育楼，在完全背阴的一隅，熟悉的幽芳沁人心脾。
满树花香，越过重重苦寒而来。

岁月掠影

短章

即兴曲